

泸州市 5 所三级甲等医院男护士逆境商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

张德芬¹, 陈妮¹, 周成莉¹, 毛世芳²

摘要:目的 了解泸州市三级甲等医院男护士逆境商水平, 分析其影响因素, 为针对性干预提供参考。方法 对泸州市 5 所三甲医院的 228 名男护士采用中文版逆境商量表进行调查分析。结果 男护士逆境商总分为 133.75 ± 19.36 ;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显示, 职务、婚姻状况及是否为独生子女是男护士逆境商水平的影响因素 ($P < 0.05, P < 0.01$)。结论 男护士逆境商水平处于中等水平, 未婚、独生子女、未担任管理职务男护士逆境商水平较低, 医院管理人员应加强针对性培训和多提供职业发展机会, 从而提高男护士整体逆境商水平。

关键词:男护士; 逆境商; 影响因素; 职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R47;C931.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870/j.issn.1001-4152.2020.05.069

The level and associated factors of adversity quotient among male nurses in 5 tertiary hospitals in Luzhou Zhang Defen, Chen Ni, Zhou Chengli, Mao Shifang. Department of Emergency Medicine, The Affiliated Hospital of Southwest Medical University, Luzhou 646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scribe the level of adversity quotient of male nurses in tertiary hospitals in Luzhou, to identify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argeted intervention. **Methods** Totally, 228 male nurses from 5 tertiary hospitals in Luzhou were surveyed using the Chinese version of Adversity Quotient Scale. **Results** The total score of adversity quotient of male nurses was 133.75 ± 19.36 .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indicated position, marital status and whether he was the only child in the family wer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adversity quotient ($P < 0.05, P < 0.01$). **Conclusion** Male nurses report a moderate level of adversity quotient, and those who are unmarried, who have no siblings, and who don't undertake management task, report poor adversity quotient. Hospital managers should strengthen targeted training and provide opportunity for career development to enhance adversity quotient of male nurses.

Key words: male nurse; adversity quotient; influencing factors; career development

逆境商 (Adversity Quotient, AQ) 20 世纪 90 年代由美国学者 Stoltz^[1] 提出, 指个体对逆境的认识, 挣脱逆境及解决问题的能力。逆境商高的人能以阳光、乐观的态度面对逆境和挫折, 最终战胜逆境, 解决困难^[2]。护理人员作为医疗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面临护患关系紧张、医疗护理知识需及时更新等各方面的压力及逆境^[3], 其应变及抗压能力较为重要。男护士作为护理队伍的中坚力量, 多数工作于急诊科、ICU、手术室等护理工作强度大、体力消耗多、风险高的科室。男护士往往被要求具有更强的抗压能力及解决问题的能力, 因而也往往承受更大的职业压力以及性别带来的社会压力^[4-5]。近年来, 国内研究人员对急诊科护士^[6]、护生^[4-5,7]、ICU 护士^[8-9] 等护士群体的逆境商水平进行了相关报道。目前, 有关男护士的调查, 仅检索到有关湖北省三级甲等 (下称三甲) 医院 ICU 男护士^[8,10] 及河南省三甲医院男护士^[6] 的逆境商研究, 但其结果不能反映泸州市男护士的逆境商水平。鉴此, 本研究调查泸州市 5 所三甲医院男护士逆境商水平, 分析其影响因素, 为泸州市三甲医院管理者提高男护士逆境商水平提供参考。

作者单位: 西南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 急诊医学部 2. 护理部 (四川 泸州, 646000)

张德芬: 女, 本科, 主管护师

通信作者: 毛世芳, maoshifang@outlook.com

收稿: 2019-09-20; 修回: 2019-11-05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19 年 3~6 月, 采取便利抽样法选取泸州市 5 所三甲综合医院的男护士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 ①获得护士执业资格证的注册护士; ②在岗护士。排除标准: ①实习护士; ②轮转护士; ③进修护士。按上述标准共纳入男护士 228 人, 年龄 21~53 (30.38 ± 6.15) 岁。初始学历为中专 29 人, 大专 105 人, 本科 94 人。最高学历为中专 3 人, 大专 70 人, 本科 140 人, 硕士 15 人。职称: 护士 98 人, 护师 74 人, 主管护师 56 人。护龄 < 1 年 23 人, 1~3 年 63 人, 6~10 年 80 人, > 10 年 62 人。工作科室: 普通病房 81 人, 综合 ICU 49 人, 急诊科 31 人, 门诊 4 人, 手术室 16 人, B 超室 10 人, 放射科 37 人 (磁共振检查室 13 人, X 线检查室 6 人, CT 室 18 人)。编制: 正式在编 51 人, 合同制 177 人。个人月收入: < 10 000 元 193 人, > 10 000 元 35 人。

1.2 方法

1.2.1 调查工具 ①基本资料调查表。由研究者自行编制, 包括性别、年龄、初始学历、最高学历、职称、职务、是否为独生子女、编制、婚姻状况、是否有子女、工作科室、个人月收入、护龄。②逆境商量表 (Adversity Quotient Scale)。该量表由 Stoltz^[1] 编制。本研究采用李炳全等^[11] 翻译修订的中文版逆境商量表。该量表包括控制、归因、延伸、忍耐 4 个维度, 每个维度均为顺境 5 个条目、逆境 10 个条目, 共计 60 个条

目;本研究选取每个维度的 10 个逆境条目进行调查。条目采用 1~5 分的 Likert 5 级评分法,总分为 40~200 分,得分越高说明个人逆境商水平越高;总体逆境商水平划分为 5 级:166~200 分=很高,135~165 分=高,95~134 分=中,60~94 分=低,40~59 分=很低。各维度逆境商水平划分为 3 级:38~50 分=高,24~37 分=中,10~23 分=低。在本研究预调查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21。

1.2.2 收集资料方法 研究者将编辑好的问卷录入问卷星网络技术平台。通过电话与便利抽取的 5 所医院的护理部/科研处联系,在获得同意后,将问卷链接以微信的方式发送给 5 所医院的科研秘书,再由科研秘书转发给相关科室护士长,由护士长转发给男护士。研究者在问卷星上为该问卷设置了跳题模式,可筛选符合要求的男护士,不符合要求的护士(如女护士)会在选择性别为女之后,页面会直接跳到最后一页答题结束。愿意填写问卷的男护士匿名填写问卷,填写完毕点击“提交”按钮后,所填问卷的具体内容即自动上传到后台供研究者下载。每所医院发放问卷链接后 1 周,研究者根据所提交的问卷数量,与医院科研秘书联系核对数量后提醒 1 次,间隔 1 周后问卷填写截止。共计提交问卷 231 份,删除 3 份重复提交问卷,获得有效问卷 228 份。

1.2.3 统计学方法 研究者登陆问卷星技术平台,将问卷数据以 Excel 格式下载后,导入 SPSS23.0 软件分析。行描述分析、 t 检验、 F 检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检验水准 $\alpha=0.05$ 。

2 结果

2.1 男护士逆境商得分 男护士逆境商总分 133.75 ± 19.36 ,其中控制维度得分 34.89 ± 6.34 、归因维度 32.94 ± 5.21 、延伸维度 33.93 ± 5.98 、忍耐维度 31.98 ± 6.10 。按 5 级划分标准:很高 16 人,高 74 人,中 135 人,低 3 人;总体逆境商属于中等水平。

2.2 男护士逆境商的单因素分析 将男护士的 12 项单因素进行逆境商得分比较,其中不同学历(包括初始学历和最高学历)、职称、工作科室、个人月收入、护龄及编制的男护士逆境商得分比较差异无统计意义(均 $P > 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见表 1。

表 1 男护士逆境商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项目

项目	例数	分数($\bar{x} \pm s$)	t	P
独生子女				
否	90	137.11 \pm 21.25	2.134	0.034
是	138	131.56 \pm 17.75		
婚姻状况				
已婚	124	136.83 \pm 18.82	2.659	0.008
未婚/离异	104	130.08 \pm 19.44		
是否有子女				
没有	111	131.02 \pm 18.96	-2.091	0.038
有	117	136.34 \pm 19.45		
目前职务				
无	192	131.91 \pm 18.54	-3.388	0.001
护士长以上职务	36	143.56 \pm 20.89		

2.3 男护士逆境商的多因素分析 以男护士逆境商总得分为因变量,将 12 项单因素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设 $\alpha_{\text{入}}=0.05, \alpha_{\text{出}}=0.10$ 。结果:职务(护士=0,担任护士长以上职务=1)、婚姻(未婚/离异=0,已婚=1)、独生子女(不是=0,是=1)进入回归方程。结果见表 2。

表 2 男护士逆境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n=228$)

变量	β	SE	β'	t	P
常量	131.829	20.394	-	6.464	0.000
是否独生子女	-9.768	3.103	-0.213	-3.148	0.002
职务	3.688	1.726	0.148	2.136	0.034
婚姻	2.468	1.228	0.329	2.010	0.046

注: $R^2=0.149$,调整 $R^2=0.102, F=4.716, P=0.000$ 。

3 讨论

3.1 泸州市 5 所三甲医院男护士逆境商处于中等水平 本研究结果显示,泸州市 5 所三甲医院男护士逆境商得分为 133.75 ± 19.36 ,根据问卷的标准^[1],属于中等水平。逆境商各维度得分由高到低排序依次为控制、延伸、归因、忍耐维度。归因是指个体所认为的导致逆境的原因以及自己愿意承担责任,改善后果的情况,分为内部归因和外部归因;忍耐是指个体认识到问题的持久性以及它对个体的影响持续时间^[11]。本研究中,39.5%的男护士逆境商处于高或很高水平,但 60.5%的男护士逆境商水平中等或差,说明泸州市三甲医院男护士遇到挫折、压力等逆境时,对逆境的认知分析及承受能力有待提高。本研究中男护士逆境商得分与李博等^[6]对河南三甲医院男护士的研究结果相近,低于孔婵等^[8]对武汉 ICU 男护士、梁燕金等^[9]对广东省综合医院 ICU 护士的逆境商水平。原因可能是本研究调查的男护士分布在门诊、急诊、住院部、ICU 等各个科室,而上述文献调查对象为 ICU 专科护士,ICU 属于危重症病患密集、病情瞬息万变的科室,护理工作中充满比普通科室更多的挑战。ICU 的日常工作让护士训练出了较强的专业素养,也具备较高的抗压、抗打击、抗挫折的心理素质。本研究中男护士逆境商的得分高于护生^[4,12-13],这与护士在临床工作中得到了抗挫折的历练有关。这提示泸州市三甲医院的护理管理人员,应该在日常的工作中,增加对男护士的抗压、抗挫折能力的训练,进一步提高男护士的逆境商水平。

3.2 男护士逆境商水平影响因素分析

3.2.1 管理岗位的男护士逆境商水平较高 本研究结果发现,与没有相关职务的人相比,在护士长、科护士长等管理岗位的男护士逆境商水平较高。分析原因可能为:护士长、科护士长等职位的男护士,多为在临床、科研、教学等各方面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较为优秀的男护士,大多已获得较高的技术职称;经过临床护理及管理工作的历练,具有较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因此其逆境商水平相对较高。有研究指出,与女

护士相比,男护士更期望管理者能主动关心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更期望认可自己的工作价值,更在乎自己的职业发展^[14];拥有更高技术职称或更高职务的护士有更高的个人成就感,而个人成就感与逆境商呈正相关^[15]。这也进一步说明男护士特别看重职业价值和事业成就。为此,医院管理人员应积极给予男护士工作支持与认可,为其提供职业发展机会,进而提高男护士的逆境商水平。

3.2.2 已婚男护士逆境商水平较高 与未婚/离婚的男护士相比,已婚男护士的逆境商水平较高。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导致较少男性选择护理行业,而进入了护理行业的男护士并未得到社会公众的完全认可^[16],这时候来自外界的各种支持就显得尤为重要。与未婚/离婚的男护士相比,可能已婚男护士在遇到困难或逆境时,能获得配偶的关心和支持,能更好地适应及解决困难。Bradley 等^[17]研究发现,逆境商与婚姻关系满意度呈正相关;Chen 等^[16]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中的配偶等亲属关系与男护士的职业发展呈显著正相关。说明男护士的婚姻关系会影响其逆境商指数及职业发展。这提示医院管理人员在重视单身男护士工作业绩之余,也应关注单身男护士的感情状况,给单身男护士群体提供联谊机会,促进其早日成立家庭,进而提高男护士的逆境商水平。

3.2.3 独生子女男护士逆境商水平较低 与非独生子女相比,是独生子女的男护士逆境商水平较低。这与张静^[18]、李博等^[6]的研究结果一致。分析原因可能为:父母更为溺爱独生子女,而父母的溺爱会使孩子形成盲从或依赖的个性^[19],一旦遇到困境,独生子女常选择逃避;而非独生子女遇到困难或挫折时能积极对待,具有挑战精神,不断磨练意志^[20-21]。因此管理人员应重视对独生子女男护士的抗挫折、抗打击能力的培养。

3.2.4 其他 表 1 示,已有子女的男护士逆境商水平显著高于无子女者($P < 0.05$),但多元回归并未最后进入回归方程。分析原因可能为,男护士作为父亲,对子女的照顾并没有母亲耗时多,且其子女也多为其父母/岳父母照顾,与其他影响因素相比,对男护士逆境商的影响较小。

4 小结

本研究显示,泸州市三甲医院男护士逆境商处于中等水平,担任管理职务、已婚、非独生子女的男护士逆境商水平较高。医院管理人员应多关注男护士,特别是独生子女、未担任管理职务、单身男护士,帮助其职业发展,加强抗挫折能力培训等,使男护士逆境商水平整体提高。本研究的局限性:仅调查了泸州市 5 所三甲医院的男护士,未测量男护士个人特质、医院环境等影响因素,今后需完善调查项目,扩大取样范围和样本量,以使研究结果更具代表性。

参考文献:

[1] Stoltz P G. Adversity quotient: turning obstacles into

opportunities[M]. New York: Wiley, 1997: 16-18.

- [2] Singh S, Sharma T. Affect of adversity quotient on the occupational stress of it managers in India[J]. Pro Compu Sci, 2017, 122: 86-93.
- [3] 沈毅, 钱桂香. 青年护士逆境培养的研究进展[J]. 当代护士, 2015(3): 15-17.
- [4] 何彦泽. 中医院校本科护生职业素养培育中的逆境问题研究[D]. 沈阳: 辽宁中医药大学, 2017.
- [5] 王丹妮, 唐欢, 王爽, 等. 234 名在校护生逆境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 科技资讯, 2017, 15(14): 245-247.
- [6] 李博, 张倩倩, 张利, 等. 河南省三级甲等医院男护士逆境商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J]. 中华护理杂志, 2019, 54(2): 261-264.
- [7] 严培晶, 陈渝诚, 庞书勤, 等. 护理本科生逆境与自我效能感的相关性研究[J]. 中国高等医学教育, 2015(6): 33-34.
- [8] 孔婵, 景婧, 赵静, 等. ICU 男护士逆境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 护理研究, 2016, 30(9): 3363-3365.
- [9] 梁燕金, 王明娜, 付霞. 低年资 ICU 护士逆境对其工作投入的影响研究[J]. 中国护理管理, 2016, 16(8): 1082-1085.
- [10] 孔婵, 何华英, 李婉玲, 等. ICU 男护士逆境水平与工作投入、心理资本的关系研究[J]. 中国医药导报, 2016, 13(20): 167-170.
- [11] 李炳全, 陈灿锐. 逆境商量表在中国 606 名学生中的信效度检验[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8, 22(8): 605-607.
- [12] 田茜, 范秀珍, 吕菲, 等. 大专护生逆境商与未来时间洞察力及成就动机的关系研究[J]. 护理学杂志, 2011, 26(5): 7-10.
- [13] 张琪, 庞书勤, 严培晶, 等. 本科实习护生逆境与学业成绩的相关性分析[J]. 护理学杂志, 2015, 30(1): 55-57.
- [14] Yang C I, Gau M L, Shiao S J, et al. Professional career development for male nurses[J]. J Adv Nurs, 2004, 48(6): 642-650.
- [15] Yang G, Liu J, Liu L, et al. Burnout and resilience among transplant nurses in 22 hospitals in China[J]. Transplant Proc, 2018, 50(10): 2905-2910.
- [16] Chen S H, Fu C M, Li R H, et al. Relationships among social support, professional empowerment, and nursing career development of male nurses: a cross-sectional analysis[J]. West J Nurs Res, 2012, 34(7): 862-882.
- [17] Bradley J M, Hojjat M. A model of resilience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J]. J Soc Psychol, 2017, 157(5): 588-601.
- [18] 张静. 安徽省三级甲等医院急诊科护士逆境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 全科口腔医学杂志(电子版), 2019, 6(15): 93-95.
- [19] 路西. 让逆境 AQ 克服逆境[M]. 北京: 中国盲文出版社, 2002: 11-56.
- [20] 李荣, 史宝林, 王雪涛. 独生与非独生医学生卡特尔人格因素调查[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6, 20(9): 592-593.
- [21] 赵静, 严保平. 高中生独生与非独生子女父母教养方式、成就动机的差异[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8, 26(10): 1598-1600.